

■纪念

家近真武庙

□唐吟方

15年前曾借居在西便门，位置就在南礼士路再往南一点。

居室离真武庙很近，就想请朋友替我刻一枚印章“家近真武庙”。念头才闪过旋即打消了。其一，我在这里是暂住，说不定哪天就要搬走的；其二“家近真武庙”算哪般？如果想告诉人家我住的地方，倒不如说“家近南礼士路”更来得清楚呢。念头转过，终于还是放不下来。不是我风雅，要像杭州的诸乐三先生那样，住清波门外那会儿非要刻一方“家在清波门外”，让我念头挥不去的，是因为真武庙这个地方曾是一代印人邓散木的终老之地。这是我来西便门后，读邓散木的印谱才知道的。

散木20世纪60年代后的印章，边款里常提到真武庙。像壬寅冬刻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就记着“壬寅(1962年)冬月，一足刻于北京真武庙”。那时候的真武庙大约不像现在这么热闹，当时还很偏僻，有点荒凉。龚翁在“奇悍无伦论”这枚印章的边款里记着“壬寅岁阑大风中琢此，刀声然，与窗外风声相应和。奇悍之气，不觉自腕间崩跃而出”。作者发奇想，把在呼呼的北风中挥动刻刀发出的凿石声，说成是跟窗外风声的合音。不能确定这是艺术家的通感还是真实的表达，多少带有点北方冬天的苍凉。龚翁1963年去世，那年我刚出生。他真武庙的故居如果还在，经过那么多年，还会留下来什么呢？没有想过要去寻访龚翁旅京的萍踪。只是每每经过真武庙那个地段，总忍不住想起龚翁。

龚翁是上海人，原先生活在上海。他早年好像就有狂名。据他女儿邓国治写的《邓散木年谱》记载，30岁那年就自称龚翁，还把书斋取名为“厕筒楼”。古往今来，像他这样拿自己的名字开涮的，可能还不多，也可能他这样做是很认真的。有人解释说，龚翁和厕筒楼是一回事，寓意吐故纳新。按解释，散木倒是有点辩证唯物主义头脑的。但一个舞文弄墨之士，这样做不免就被人家视为“怪人”。上海滩因此记住了这个年纪不大却自称“翁”的书法家刻家。在常人眼里龚翁行为有些离经叛道，写的字倒是传统正路子。

龚翁早年的书名比印名更大一些。据沈禹钟文章记载：“吴江金天翻，负文章雅望，不轻许人，一日于广座中见散木新为草书楹帖，以为明之京兆孟津不能过之；又尝为文论次当代书家，草书列散木第一。”散木的草书是不是列名第一，姑不论。从沈的这段话倒是可以看出，散木早年让人看重的是书而不是印。纵观龚翁的一生，他印章上的成就，恐怕还是要高出书法一头。他的印章从师虞山赵古泥，风格却比老师来得强烈。如果拿清代印坛的印人来举例，赵古泥和龚翁就好像邓石如和吴让之。人们承认吴让之的成绩，对龚翁的业绩，现代人就没有那么恭敬了。也许龚翁离我们太近了，缺少神秘感。他少年有名，又狂劲十足，物议不免就多些。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在探讨现代印人创作时，还把龚翁大大地贬了一通，指责他的程式化倾向太严重。其实一个成名印人有自己的程式，甚至有点过，本不是坏处。龚翁的印艺，平心静气而论，还是有大家风范，“厚、重、拙”都沾上了。他成为新时期被批判的对象，原因在于“文革”后，他的印风太盛了，许多人学他，还有一部课徒稿《篆刻学》留下来。树大了，难免招风。

我曾经看过他的照片，长得笨头笨脑的，样子憨直。穿着一本正经的中山装，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那张脸敦敦实实的，表情木讷。这是他晚年的仪容。他铁笔驱遣下的印章，也是起棱起角的。

于是，顺着又想起他在上海的一些事情。那时，朱复戡在上海的印名颇不小。龚翁看到朱的印章，也觉得很好，以为朱是个老先生，就请张大千做中间人，要拜朱为师。大千游戏人间，满口答应。等到行拜师仪式那天，龚翁才知道朱复戡是个年轻人，而且年纪比他还小。这事郑逸梅的《艺林散叶》有记载。“专直在雄”这是龚翁刻过的印语，其实从邓散木的为人也可以看到他印风专直的一面。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从上海来到北京，为高教社写字模。“京”、“海”是两个概念不同的城市。“京派”以官为本位，“海派”以商为本位，本位不同，作派自然相异。刻过《高士传印谱》的邓散木，崇尚古代高士，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他带着在上海的生活习惯进入北京，迎接他的除了天翻地覆后的欣欣向荣，还有连风带雨的运动。龚翁头脑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让他无法适应面临的现实环境。

龚翁在北京生活，他的社交关系还在上海。他的好友白蕉、唐云是当时上海艺坛年富力强的中坚。他们在社会性事务外，用满腔热情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邓散木北迁后，依然是书法篆刻界的活跃分子。他勤奋创作，同时还应上海《新民晚报》之约撰写艺评。各地闻名向他求教的爱好者影从。散木向他们施以函授。这些人当中，后来不乏成名者，像余任天、苏白和孙正和等等。

1957年，龚翁为书法篆刻向文化部请命，被划为右派。他失去了工作，生活回到他原来的轨道上，靠鬻艺来维持生计。这以后他为各界知名人士刻了不少印章，从他留下来的印，知道有茅盾、章士钊、吴作人、李苦禅、许麟庐、邵宇、黎雄才、关良、来楚生等人。这是龚翁为谋稻粱的手段。的的确确讲，也为印坛留下了一笔不算大也绝不算小的财富。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齐白石的弟子许麟庐，当时他在煤渣胡同开了一间“和平画店”。龚翁一生中最后一个展览就是在和平画店举办的。

同一时期龚翁的好友白蕉也被划为右派。郁闷中，龚翁学画竹子。竹和梅兰菊合称四君子。象征着“高洁”，而“竹”大概还另有“宁折不屈”之意。他以画竹来排遣愤懑？以画竹来明示自己的心曲？

从1957年到1963年，这7年里龚翁真是祸不单行，身心两困。

1960年63岁那年，左腿血管堵塞，失去一腿，自号“一足”、“夔”。他自嘲左脚为神话里的“夔”。他的名号从钝铁、龚翁、散木到夔，一直在升腾，等到他听什么都耳顺的年龄，他只存下一条腿了。

1961年邓散木的右手受伤。下一年因胃溃疡切除了三分之二胃。至此，邓散木也不得不认命，他在印章的边款里也以残人自许。但以他的性格，还是不肯完全服输。从1960年到1963年他完成了《一足印稿》。这部印稿收入94枚印章，内容极具革命性，只需稍稍举几例，如“团结就是力量”、“永远跟着党走”、“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就可知道。但这远不妨龚翁艺术才能的施展，在艺术上《一足印稿》里不乏上乘之作。

这部印稿是龚翁寓居真武庙时的作品，是他作为印人生涯的压卷之作。这里寄存着他的骄傲、自负、无奈、屈辱及不甘等等。他的朋友，著名的南社诗人沈禹钟为印稿作序。白蕉为《一足印稿》撰写了跋文，他对龚翁的艺术分阶段作了概括和总结。跋文是友谊的见证，是真情的凝聚，也是他们作为搭档最后的一次合作。白蕉写跋后的3个月，邓散木便撒手西归。

邓散木从上海开始了他的艺术征程，他最后的一部作品评介是由海派艺术家来填写的。

这部印谱的题签出自龚翁另一个好友唐云之手。

邓散木在真武庙这个地方带着他的倔犟，踏天割云的理想走了。

去世那年，龚翁为自己刻过一方肖印，边款刻：“庚子残人，生于戊戌，画虎不成，守此蠹木，其人则残，其技则末。癸卯(1963年)鸡日，一足自名。”这是他临终前对自己走过一生的印叹。

34年后，我来到邓散木曾经住过的地方。当年冷清的真武庙如今楼宇林立，我又一次想起邓散木晚年在呼啸的北风里刻印的情境，风乎石乎抑或是应刀而落霏霏石屑，迴旋飞舞，渐渐模糊了视线。

我问从这里经过的路人，他们反问：邓散木是谁？

■生活质感

永生的热线

□刘福君

妹7个，一个个养大成人。如今，她老了，我和大哥还有三个姐姐，都不在她的身边，平日里只能通过15231471832这个手机，和她保持着联系。今年春节过后，86岁的她突然发病，经查，是肺癌晚期，当我看过医生的诊断书后，心如刀割，泪如雨下。在心像压着一座山的无眠的夜晚，我写了组诗《病重的母亲》。《15231471832》只是组诗中的一首，也许是这首诗的题目是一个明码，所以读者们才要破解这首诗背后的密码。与其说“玲玲们”是被它感动，我想不如说是被其感染，借助这一个触点，让爱心苏醒，让灵魂再一次分娩，让人性的光芒又一次闪烁。

是因为我写的诗好吗？显然不是。我的诗是写人生的，是写我最亲近的人并为最亲近的人而写，所以才产生了血液于水的力量。我一向不懂得靠技术支撑创作，只知道笨拙地表达本真的日常体验。在此，我忽然想到，我的诗集《母亲》在2008年出版后，接连再版5次，发行了12万册。在那部诗集里，我真实记录了母亲的一言一行，把原生态的母亲呈现在读者面前，于是我的母亲，成了一个质朴真挚的母亲形象，也进而成了天下人的母亲，所以才受到人们喜爱。看来，诗人有感而发，确实是诗歌最重要的精神命脉，进一步说，对诗人是“交心”的艺术，对读者是“知心”的艺术。

“你侧身躺在温暖的土炕上/已失去了精气神的眼角/有一星儿泪花在闪动/像幼小无助的婴儿/也像退隐的晨星。”如今，病重的母亲，真的像幼小无助的婴儿，眼角常常闪着泪花。有一天，屋里只剩下我们娘俩的时候，我问母亲：“您还有啥遗憾的事吗？”

“我有，现在有吃有喝有钱花，我没有活够

诗人光未然、音乐家冼星海与戏剧家田汉、音乐家聂耳的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是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的艺术写照。《黄河大合唱》在那深重的国难日子里，与革命抗日队伍一起来到我的家乡，走进我童年幼小心灵中。1940年夏秋，大人们传告，南京来了“新四军”，是江西过来的“朱毛”队伍。可是到了这一年年底，见到的却是带着北方口音、穿着青灰布军服的“八路军”。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后才慢慢知道，这一年秋天，陈毅率新四军北上支队渡江，与顽固派中央军韩德勤部队在苏中黄桥地区打了一仗。战役前，中央急电华北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由冀鲁南下，驰赴支援。当到达苏北盐城、阜宁，黄桥战役已结束。两支部队是原来的红军，从江西出发，在我家乡胜利会师。陈毅吟道：“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不胜感慨。第二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陈毅任代军长，黄克诚任新四军三师师长，改了建制。

那时我家逃难避居乡间董舍村，董舍村及附近几个大村庄，川流不息驻扎着队伍。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的是三师八旅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部队，旅长是张爱萍，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主力部队。每天清晨小号兵沿河一字排开操练播音，然后起床、早

■记忆

保卫黄河

□顾 襄

操、吃饭、上课、操练都要唱歌，他们唱的最多的就是《黄河大合唱》。整个大合唱唱不下来，但最熟悉的是《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有些战士简直是直着嗓子在喊。

隔了两年，我从戎投军，参加了新四军苏北文工团，属盐阜军区领导，归属张爱萍的部下，我们文工团演出晚会，常常是三大块：大合唱、舞蹈、新编准剧，往往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开头。那一声“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声如裂帛，石破天惊，那是我们文工团音乐教员，男高音长虹。然后转入《黄河谣》，男女声轮唱，女声部齐唱：“开河渠，筑堤防，河东千里成平壤，麦苗儿肥啊，豆花香，男女老少喜洋洋……”女声柔美婉转，旋律平缓、安静、自由，具有田园牧歌韵味，煞是好听，接着一转，乐句强烈对比，“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

殃……”人们陷入苦难深渊，《黄河怨》是最动人的一首女高音独唱，我们文工团也很少有人能拿得下来。起先是由雪飞大姐担任的，她被称为“苏北梅兰芳”、“金嗓子”，解放后她唱的《拔根芦花》无人能出其右，今年在南京逝世。《黄河怨》是一位家破人亡的妇人在深夜的泣诉，悲戚凄凉。每次演出全场动容，在那有星无星漆黑夜空下，伪军据点往往在数里云外，那些平时生龙活虎的战士，都会屏声息气。现在不是常有什么“寻找最美的声音”吗，在我们生命中这就是永远不会忘的最好女高音。高潮出现了，《保卫黄河》，男女声四部合唱。气势磅礴，气概弘大，排山倒海，循环往复，声音递进，乐句铿锵有力，节奏快速，似有进行曲旋律贯穿其中，激昂，令人奋起。70年了，一起想起心潮仍难平静。

诗人光未然的史诗不朽。《黄河大合唱》不朽。

■土地与生长

自酒诞生在这个世界，便与人类结下不解之缘。这神奇的玉液琼浆，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如万斛之舟，吟风行饮在岁月长河，奔涌在人类血管中，焕发出人的豪气，催生出狂放的艺术诗篇，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人轶事。

酒文化的发扬光大，文人是重要的推动力。酒给予文人陶醉、豪情、灵感；文人赋予酒艺术、品位、灵魂。历代文人在酒香飘逸中，诞生杰作佳话的同时，也使酒在艺术中达于今日的辉煌。然而，酒留给人们深刻记忆的形象，无不是绘画、诗歌中伴于文人左右的各种酒器。故而，造型各异的储酒器皿，便成为了人们对美酒与放浪不羁的文人形象的一种直观感受。

历史演进到20世纪80年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回到湘西老家，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艺术家，自己并不喝酒，但对酒却充满着文人的浪漫情怀。他鼓动家乡要酿造出一种好酒，并相约一旦酿造出好酒，他将为其设计酒瓶。湘泉酒厂不负黄老所期，几经寒暑，果然酿造出了一种美酒，黄永玉得知后如约来到酒厂。面对散发着醇香的美酒，他久久沉默，正当众人面面相觑之时，他站起身道声：“各位稍坐，我去去就来。”半小时后，黄永玉拿着个填充饱满、袋口紧束的小麻袋走进来，将其置于众人面前，得意地说：“这就是酒瓶。”众人望着这“小麻袋”，不禁愕然，麻袋岂能装酒？面对大家满脸不解，黄永玉又不容置疑地说：“这酒就叫‘酒鬼’。人世間，鬼不可怕，酒鬼更可爱。饮酒的最高境界是‘鬼’，只有‘鬼’才能享受羽化成仙之乐。”

由此，“酒鬼”横空出世，并立即赢得了世人的喜爱。黄永玉的酒鬼设计，颠覆了传统酒瓶的造型。以农耕文化中收获的麻袋取意，寓意谷物丰收饱满充盈，以唤起人们对乡土的集体记忆。而“酒鬼”之名，则蕴含着楚文化蔑视既存、敢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湘西人生不服、死不屈的生命境界。在这一设计中，黄永玉以对农耕的感悟，乡土的造型，诠释于酒鬼之中。

出生于湘西凤凰的黄永玉，生命中充满着传奇色彩，在艺术创作中亦时时闪烁出迷人的灵光。故乡淳朴清澈的童年记忆，使他的艺术创作同样朴素纯净。湘西这块神秘的土地，赋予他崇火尚风、亲鬼好巫、天人合一的艺术基因和创造力。

地处边地的湘西，多种文化于此交汇。一条悠悠沅水，蜿蜒流淌，润泽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成为这片封闭土地与外界联系的通道。船工昼夜行于水上，寂寞的行程中，酒自然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伴侣。在风霜雨雪、激流抢滩的日子里，船工们仰天豪饮的狂放，搏击风浪的勇武身姿，构成了一幅幅雕塑般的剪影。酒陪伴着他们度过生命的春夏寒暑，给予他们激情活力和温馨的梦想。流淌在湘西人血管中的酒，孕育出了韧性不屈、慷慨雄健的湘西性格，不管在任何困苦境遇中，他们始终拥有着乐观豁达的情怀。这种湘西精神也流淌在黄永玉的血脉中，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生命源泉。

艺术与酒，始终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它们相伴而行，走到了今天。酒鬼，也已成为湘西独具魅力的一个文化符号，以自己特有的文化芳香，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湘泉酒厂陈列室的一个玻璃柜中，我看到了当年黄永玉的原始酒鬼创意，一个用麻袋片缝制而成的麻袋造型，静静地躺在那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然而，随着时间的久远，它那淳朴的样子，如今看去，反而有一种志得意满的骄傲。是啊，当初有谁会想到，这朴素、简陋的麻袋，蕴藉着无穷的魅力，竟然撑起了今日湘西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在陈列室中，我还看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罗格先生等众多名人手捧金质酒鬼的大幅照片。酒鬼，在他们手中，散发着熠熠光彩。

由此证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艺术，一定是源自民族文化精神深处，经艺术家慧眼发现、升华、创作的作品。

酒的艺术形态

□尹汉胤

壶□瀑布

□阎正平

此刻
我用朝拜的目光
看你翻滚的波浪
从高天上奔来
无惧粉身碎骨
化雾雨霏霏
也要流向大海
久违了的家乡

此刻
我愿用宽广的胸膛
容你翻滚的波浪
从高天上奔来
卷尽世事沧桑
历尽青春雪的哀愁
依然要流向前方
此刻
我也想化成一滴水
汇入你翻滚的波浪

此刻
我也想伴你歌唱
无论豪迈还是忧伤

此刻
我愿是你头上的那一抹虹
装点你
用七彩的光

我隐隐听到
风在吼
马在叫
那一定是
你用生命在歌唱

这个手机号码
是我和母亲之间的桥梁
每天，至少往返一次

母亲不会拨打手机
她说：“我是管接不管送”
如今，母亲连接听手机的力气
都没有了，更
送不出阳光一样的声音了

15231471832
15231471832
眼看着这一串号码
就要消失了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地球，也仿佛失去了平衡

从此，我会把这个号码刻在心上
它是我此生的热线
即便盲音，即便断线或无人接听
它依然连着我血脉的母亲

这首诗在《诗刊》8月号上半月刊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共鸣，是我没有想到的。

15231471832，同时也成了一些读者和母亲之间的桥梁，接二连三的电话从全国各地打到我老家的热炕上，问候和祝福病重的母亲。当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的二姐把这些“莫名其妙”的情况告诉我，我心生感动。诗友们真诚的举动，在人情缺失的当下，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因为“莫名其妙”，二姐未能把那些问候电话一一记下，让我无法分头致谢，很是遗憾。

15231471832，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手机号码？青海读者邓玲玲就是怀着这样的疑问把电话打到我家里的，他在通过二姐问候了母亲后，又打听到我的手机号，在打工的工地上和一聊起对这首诗的深切感受。其实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有感而发，自言自语，是生命微微的颤动和对母亲的一往深情。

我的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山村妇女，她不识字，但她善良、真诚、聪慧、淳朴、勤劳。她有一双像粽子一样的小脚，可她却用这双神奇的小脚，踏过坎坎坷坷的人生，把我们兄弟姐